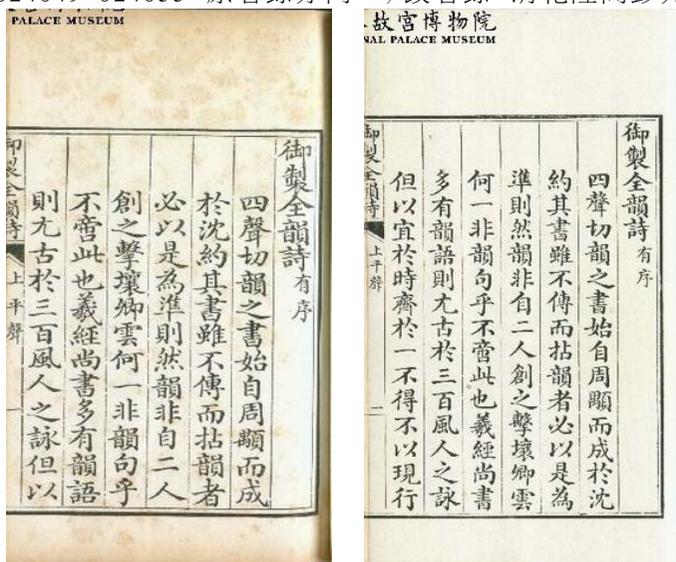


板本學

殿本？私刻本？省庠本？--再談《御製全韻詩》刊印與流傳

郭明芳*

《御製全韻詩》作者為乾隆皇帝，臺北故宮藏兩種均著錄為「四卷」。其一，書號：故殿 024044-024048，《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原著錄「清乾隆間武英殿刊袖珍本」，後改著錄作「清乾隆間劉墉寫刊袖珍本」；其二，書號：故殿 024049-024053，原著錄亦同，今改著錄「清乾隆間彭元瑞寫刊本」。



臺北故宮藏本《御製全韻詩》書影（左為劉墉寫刻本，右為彭元瑞寫刻本）

陶湘編《清代殿版書目》著錄有：「《御製全韻詩》四卷 劉墉奉敕校刊。」故宮所藏舊有著錄武英殿本應是據陶湘而來。至今日新修訂的版本均抹去殿本，其說如何，似未見說明。此書是否是武英殿刊本，值得一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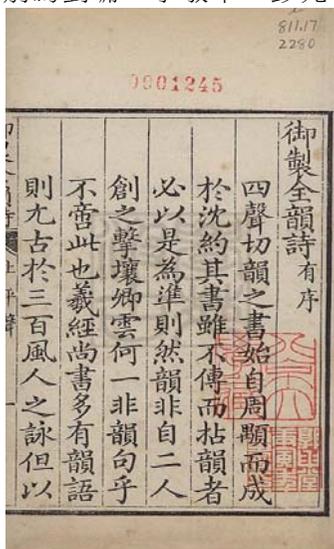
筆者再以「學苑汲古」數據庫¹，檢大陸館藏共得十二條，除去嘉慶《全韻詩》與民國上海博古齋印本者，共得七條。此七條版本項著錄「清乾隆間內府」者三條，著錄「清乾隆間劉墉」者一條，著錄「清」或「乾隆間」或「清末」者，各一條。

而這些同一書而著錄紛雜，亦有可再質疑處，例如說北大藏「清乾隆間內府刊本」似與臺北故宮的劉墉寫刻本近似，但筆畫微異，非同一版可知。又其著錄，該書跋文後有「『臣頤』陰文朱印、『敬書』陽文朱印」字。這又

* 東吳大學中文博士

¹ 見網址：<http://rbcs.calis.edu.cn:8086/aopac/jsp/indexXyjg.jsp>

是怎樣的情形？難道清乾隆年間內府或武英殿就有三種印本？按，泰和嘉成 2015 年春拍第 1125 號有一件，〈提要〉云：「此編曾有四刻，均殿本，皆入善目，版式如一，繕寫者分別為劉墉、于敏中、彭元瑞、姚頤…」其說然否？



北大藏清乾隆內府刊本（即後述姚頤刊本）書影

此書是否真為清內府或武英殿刊行問題，引起筆者注意。不論是否為清內府或武英殿所刊，應如何解釋這種有三、四種印本現象？筆者嘗試就是書刊行，試理出頭緒，釐清此書錯綜複雜情形，以還其本原。

首先，先就卷數問題討論。《御製全韻詩》或作「四卷」，或作「五卷」，或作「不分卷」。然此書並未以「數」分卷，所分以上平、下平、上、去、入，共五部。著錄四卷者，以平上去入所分而為四；著錄五卷者，則依原書平聲分上下，而為五。然此書未稱分「卷」，僅分五部，是故，是書當作「不分卷」為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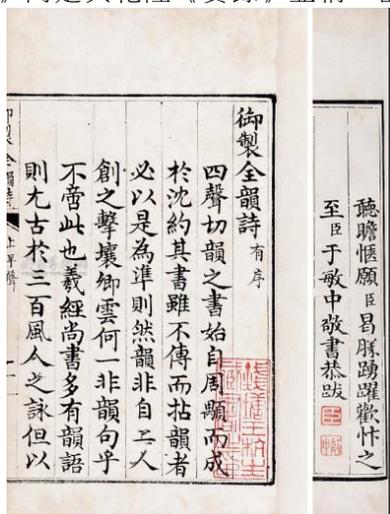
其次，再討論是書內容與完成時間。是書作者為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其編纂旨趣，據其序文知乃閒暇所為，以四言詩體，記歷朝得失，以作為讀者之參考。

幾政之暇，無所消遣，因以摛詞，或一日一章，或一日兩章，閱三月而成。上下平聲，書我朝發詳東土及列聖創業，垂統繼志述事之宏規；上去入三聲則舉唐虞以迄勝朝，歷代帝王之得失炯鑑，據事直書，不以私意為美刺，而終於敬天命、守神器三致意焉。…是詩也，歷代興廢之大端，略見於此。而我皇朝之良法美政，載在《實錄》，外人所不能見者，亦畢述梗概，較之《通鑑輯覽》，更為約而詳，簡而該，讀者

不可以挖雅揚風，吟風弄月之作目之也。四聲五部中，凡一部首尾，必用四言，從其朔也，古詩雖通用叶韻，於每章之首尾句，必用本韻，別其限也。韻即甚艱，而每韻首字必用於詩中，定其準也。

是書成於何時似未見諸序文。檢《高宗實錄》乾隆四十三（1778）年九月一日記有乾隆帝諭，稱乾隆此年赴盛京謁祖陵，並言「昨歲為《全韻詩》」，故知《全韻詩》完成於乾隆四十二（1777）年。

是書完成後，乾隆四十四（1779）年有于敏中寫刻進呈。此本印行較少，尠少流傳。謝冬榮在〈乾隆御製全韻詩述略〉²一文引及翁連溪編《清代內府刻書圖錄》記有于敏中乾隆四十四年寫刻套印進呈本《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事。而此本與《全韻詩》同是與乾隆《實錄》並稱，當年應該一併寫刻進呈。



于敏中寫刻本書影（保利 2012 年秋拍廣韻樓專藏第 9647 號）書影

于敏中寫刻進呈本，或贈大臣以觀，印數不多。其後，劉墉見此書可為學校教科書，遂有再刊之舉。劉墉請於高宗，請將此書頒於省庠學宮，以供學子誦讀。³《高宗實錄》乾隆四十三（1778）年十月十一日乾隆覆劉墉上奏：

請將《御製新樂府》及《全韻詩》自行刊刻宣示事屬可行，至所請敕發各直省，敬謹刊刻，聽許流布之處，殊可不必。朕所製《新樂府》及《全韻詩》二種，雖議論咸關政治，非僅陶寫性情，但不過幾餘遺興，並非欲昭示藝林。况朕從不肯以篇章之末，與海內文士爭長。劉

² 文見保利 2012 年秋拍廣韻樓專藏第 9647 號

³ 前揭謝冬榮文，認為此書「清高宗撰成《全韻詩》後，並沒有馬上付之梨棗，刊行全國，而是僅允許寥寥數重要官員自行刊印」。但筆者不同意，下詳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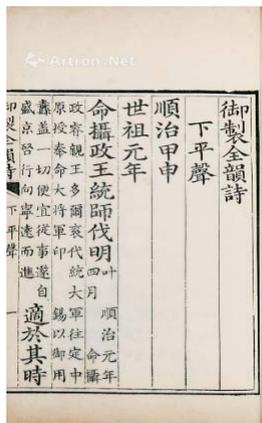
壩自應深悉，但伊現為學政，且二詩俱曾賞給，**欲自行校刊，傳示諸生，固無不可**，即詩本亦毋庸再發。他省學政有願自刊者，亦可聽之，若頒發各省，俾一體刊刻流傳，則非朕意也。

乾隆不欲刊刻《全韻詩》，除《實錄》所言原因外，尚有此書後來收入《御製詩四集》卷四十七至四十九，不欲單行。

劉壩乾隆四十二（1777）至四十五（1780）年為江蘇外學政，刊於江蘇。此本刊行推測在于敏中進呈本之後。蓋臺北故宮所藏本除有劉壩跋，尚有于敏中跋之故。劉壩本流傳稍廣，又因有劉跋，此即臺北故宮改著錄劉壩寫刻本之由，此本實應作清乾隆間江蘇學政刊本。

而臺北故宮新著錄彭元瑞寫刻本，實為同時任浙江學政的彭元瑞所刻，時間應稍晚，蓋此本後有于、劉二跋。此本亦應如前例改稱乾隆年間浙江學政刊本。

除此之外，前述談及北大所藏者，與劉本近似但不同版，其後有「臣頤」之記。檢乾隆四十二年（1777）至四十五年（1780）擔任湖南學政者姚頤一人。末有姚頤跋：「謹盥手繕刻，**布之學宮**…臣姚頤拜手稽首恭跋」。此本當是姚氏刊於湖南，其底本亦以劉壩本為底本重刊。



姚頤刊本書影（泰和嘉成 2017 年春拍第 2389 號）

再檢《高宗實錄》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四日載福建學政沈初亦曾請閩刊印的紀錄，云：

今沈初既因曾經賞給《新樂府》、《全韻詩》二種詩篇，**願自行校刊，傳示閩省諸生，即聽其自行酌定式樣，鐫刻宣示可也**。

可惜此本今日少見流傳。

其三，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擔任安徽學政的徐立綱亦曾以劉壩本為底本，刊於皖。此本後除劉壩、于敏中跋外，另有徐立綱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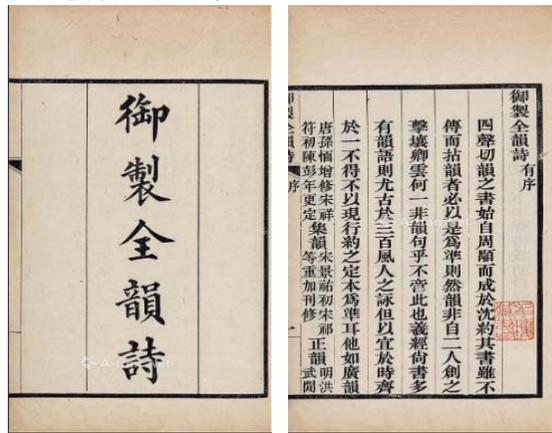
唯念芹宮耄士，無由遍誦宸章，敢希蓬戶諸生，從此群瞻睿藻，敬刊萬本，廣布各庠，庶幾嚮化。…

此本刊刻頗精緻，見於拍賣多次。



徐立綱寫刻本書影（泰和嘉成 2015 年春拍第 1124 號）

而另見有一種仿武英殿版格式的版本，筆者認為其刊印時間應更晚，或屬清末所刊，其底本應據姚頤而來。



《御製全韻詩》清末刻本書影（中貿聖佳 2018 年迎春拍第 2343 號）

臺北故宮將所藏《御製全韻詩》版本，由殿版改為私人寫刻本，固然有其原因。但並不能說明此書真正版刻。蓋此書不僅不是內府或武英殿所刊，也不是私人所刊。而是省庠刊本，以提供諸生學習之用。而省庠刊本最早為劉墉刊於江蘇，其底本乃于敏中進呈寫刻本。自劉墉本出，各省學政均有刊行。這些刊行版本皆十分精美，故前人不查遂全誤為殿本，而言殿本有四刻之說。現通過本文分析，對此書版本釐清，對日後各館著錄所藏應有所幫助。